

算法剩余价值视域下中国数字文化出海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吴修娟^{1,2}, 蒋月锋²

1.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00

2. 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DOI:10.61369/SE.2026060004

摘 要 : 在当前的数字文化传播环境中, 算法已经深度参与文化内容的生产、分发和评价。本研究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 探究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算法剩余价值”的形成方式。数字平台并不是简单地提供传播渠道, 它还会把用户的浏览、停留、评论、转发、消费和情绪反应等行为转化为数据, 再通过推荐、广告、付费服务和商业合作实现收益。这个过程进入跨文化传播之后, 会影响内容的可见度、解释方式和接受效果。中国数字文化出海在获得更大传播空间的同时, 也受到平台规则、算法偏好、数据合规和文化误读等因素制约。应从算法治理、文化安全评估、人工智能伦理和传播生态建设等方面入手, 提升中国数字文化在海外传播中的解释力和主动性。

关 键 词 : 算法剩余价值; 数字文化出海; 算法治理; 文化安全; AI 伦理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Solutions for China's Digital Culture Going Glob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gorithmic Surplus Value

Wu Xiujuan^{1,2}, Jiang Yuefeng²

1.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00

2.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00

Abstract : In the current digit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environment, algorithms have becom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evalua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algorithmic surplus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Digital platforms do not simply provide dissemination channels; they also convert user behaviors such as browsing, dwelling, commenting, sharing, consuming,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into data, and then generate revenue through recommendations, advertising, paid services, and commercial collaborations. When this process enters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it affects the visibility, interpretation, and reception of content. While China's digital culture going global gains greater dissemination space, it is also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platform rules, algorithmic preferences, data compliance, and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To enhance the interpretative power and initiative of China's digital culture in overseas dissemin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areas such as algorithmic governance, cultural security assess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semination ecosystem.

Keywords : algorithmic surplus value; digital culture going global; algorithmic governance; cultural security; AI ethics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但被资本占有的价值。这一论断强调, 资本增殖并非自然形成, 而是同劳动成果的占有关系直接相关。进入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后, 劳动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用户在平台上的观看、点赞、评论、转发、购买和位置移动等活动, 表面上是日常使用行为, 实际上会被记录、整理并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平台再依靠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 从中获得商业收益。由此看, 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消失, 只是从传统工厂延伸到了数字平台。所谓算

基金项目: 山东交通学院2025年度《共产党宣言》主题一般课题(ZG202504); 2023年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3JDSZK062); 2025年山东省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项目(SDS2025C17); 山东交通学院2025年度本科教学改革课题项目(2025XJYB23)。

作者简介

吴修娟(1990-), 女, 汉族, 山东济南人, 博士在读,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 数字文化传播等。

蒋月锋(1975-), 男, 汉族, 山东莒县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法剩余价值，就是平台借助算法系统，把用户注意力、行为数据和情感投入转化为可持续变现资源的过程。对于中国数字文化出海而言，算法既能放大传播效果，也可能改变文化内容被理解的方式。因此，探究中国数字文化走向海外，不能只关注作品本身，也要看到作品进入的是怎样的平台规则和算法环境。

一、算法剩余价值与中国数字文化出海的内在逻辑

算法剩余价值可以理解为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表现。过去，资本主要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完成增殖；在数字平台中，用户的注意力和行为数据也被纳入价值生产过程。一次点击、一次停留、一次评论，看似只是普通互动，却可能成为平台优化推荐、判断兴趣和安排广告投放的依据。算法在其中承担收集、筛选、排序、推荐和变现等功能。中国数字文化出海，包括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剧、短视频、国潮产品和其他文化符号进入国际市场。它们要想被海外用户看到，往往离不开平台推荐和用户反馈。因此，中国数字文化出海从一开始就同算法化传播结构联系在一起。

从价值目标看，平台对算法剩余价值的追求，与数字文化出海所需要的长期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数字文化产品在海外传播时，确实需要用户观看、点赞、评论、转发和二次创作，这些行为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平台则会把这些行为转化为数据指标，并通过推荐模型、广告系统、内容付费和商业合作获得收益。问题在于，平台更重视停留时长、互动率、完播率和转化率，而文化出海更需要的是受众对作品背景、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的理解。短视频、网文、游戏和影视作品进入海外平台后，容易被纳入同一套流量评价体系。这样一来，内容生产者为了获得曝光，可能更愿意强化容易被点击的情节和符号，而不是耐心呈现文化语境。这种差异会使文化传播偏向短期热度，文化认同的积累反而被放在次要位置。

从平台权力看，算法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也会影响不同文化的传播位置。现在很多国际主流平台掌握在西方资本和技术体系之中，推荐算法、审核规则和流量分配标准通常不完全公开。算法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工具，它会受到商业目标、法律制度、用户结构和文化偏好的共同影响。为了获得更高收益，平台往往优先推送容易引发互动、便于广告变现、也更符合主流用户认知习惯的内容。中国数字文化内容在这样的机制中，可能被重新贴上标签，被压缩为奇观、异域风情或某种单一印象。作品中的历史背景、伦理关系和审美传统，如果不符合平台的快速识别逻辑，就容易被弱化。由此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单个作品传播不顺，而是文化解释权在平台分发环节被削弱。

从技术规则看，平台的算法审核和治理要求已经成为文化出海必须面对的准入条件。平台为了降低法律风险和商业风险，会建立自动化的内容审核、风险识别和推荐排序机制。这些机制多以平台所在地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为基础，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历史表达、社会议题和伦理观念可能出现误判。比如涉及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宗教、社会治理模式等内容时，算法可能因为

关键词、画面或语境识别不准确而采取限流、下架、提示风险等处理。与此同时，欧美地区对数据保护、平台责任和算法透明的要求不断提高，企业在海外运营时需要面对更复杂的合规审查。中国数字文化企业不仅要理解不同市场的文化差异，还要熟悉不同平台的技术规则。这种成本对大型企业尚可承受，对中小创作者和小型文化品牌则会形成较大压力。

二、算法剩余价值视域下中国数字文化出海的现实困境

算法剩余价值建立在对用户行为和内容表现的持续量化之上。它能提高传播效率，也可能压缩文化解释空间。近些年，中国数字文化出海的内容越来越多元，除了影视、文学和游戏，还包括汉服、饮食、中医药、武术、城市文旅、交通方式、非遗技艺等内容。这些内容类型不同，但进入海外平台之后，都需要经过推荐、反馈、再分发和商业转化等环节。也就是说，算法并不是只影响某一类作品，而是影响整个文化出海链条。

第一，算法殖民会削弱叙事主权。西方主流平台掌握推荐排序、内容过滤、标签生成和流量分配等环节，可以在不直接修改作品的情况下影响受众理解。算法为了提高识别和分发效率，常把复杂文化符号转化为简单标签。例如，智能汽车座舱中体现的“车服务人”理念，可能被看作单纯的技术奇观；三星堆文明中的考古价值、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可能被娱乐化为“外星文明”式话题。这样的表达有时能带来短期关注，但它会遮蔽工匠精神、审美传统和历史脉络。久而久之，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不是完整的中国文化叙事，而是被平台标签整理后的片段。

第二，流量导向会稀释文化内涵。平台算法通常用点击率、停留时长、完播率和互动率来衡量内容表现。为了获得更多曝光，创作者可能主动迎合平台偏好，选择更容易被快速理解、更有视觉冲击、也更符合既有印象的表达方式。相对而言，中国在高端制造、社会治理、现代城市生活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多元形象，因为解释成本较高、叙事链条较长，往往不容易获得同等推荐权重。网络文学、网剧、城市文旅短视频等产品，也可能在这种机制下走向猎奇化和碎片化。受众看到的是被压缩后的文化商品，而不是文化本身较为完整的价值结构。

第三，技术异化会造成新的文化折扣。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提高翻译、配音、剪辑、图片制作和营销文案生产的效率，但效率提高并不等于文化表达准确。许多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数据以英语语料和西方文化材料为主，其概念体系、语义联想和价值判断与中国文化语境并不完全一致。在跨文化翻译中，一些核心概念可能被简化、误译或替换，造成受众理解偏差。与此同时，

AIGC 批量生成内容降低了生产门槛，也会带来质量不稳定、风格趋同、版权边界不清等问题。如果创作者过度依赖技术生成，作品可能失去必要的文化辨析和人工判断。

第四，数据主权和合规成本问题更加突出。中国数字文化企业在海外运营时，常常需要依托全球平台获取用户、分发内容并完成商业转化。如果用户数据长期存储在境外服务器，企业会面临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跨境流动等风险。欧美地区的数据保护规则和平台监管要求较为严格，企业需要投入更多人力、时间和资金处理合规事务。平台算法又具有较强的黑箱性，企业很难准确判断某条内容被限流或被下架的具体原因。对于中小型文化企业和独立创作者来说，这些不确定性会直接提高出海门槛，也会影响内容更新和市场运营节奏。

三、算法剩余价值视域下中国数字文化出海的破解路径

面对算法剩余价值带来的影响，中国数字文化出海不能只把算法当作获取流量的工具，也不能把海外传播寄托在少数爆款作品上。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尊重平台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增强治理能力、评估能力和自主传播能力，使文化内容在传播效率之外保留解释深度。

第一，完善透明可控的算法治理体系。要提升文化叙事能力，首先要减少算法黑箱对内容分发的单方面支配。可以推动建立覆盖创作、分发、接收和反馈全过程的算法治理框架，要求平台在合理范围内说明推荐依据、审核标准和风险处理逻辑。国内可以继续总结算法治理专项行动中的经验，优化推荐机制，减少过度追逐点击和情绪刺激的分发方式。国际层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平台治理讨论，在算法透明、算法问责和用户权益保护等议题上提出更清晰的方案。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排斥算法，而是让算法服务于更稳定、更真实的文化交流。

第二，建立文化安全的动态评估和响应机制。数字文化出海既要开放传播，也要守住文化表达的基本边界。创作端可以对国际合拍项目、核心文化符号改编和重点 IP 海外开发进行文化适配评估，重点检查历史语境是否被误读、价值表达是否被过度简

化。传播端可以利用数据分析、人工审核和用户反馈建立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关键概念被错误翻译、被恶意剪辑或被标签化传播的情况。产业端应鼓励企业开发具有长期价值的文化 IP，减少单纯依靠短期流量变现的做法。只有把风险识别和内容建设结合起来，文化出海才能更稳。

第三，参与人工智能伦理和文明转译标准的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进入数字文化生产和跨文化传播的多个环节，因此必须重视训练数据、翻译规则和价值边界。可以联合高校、科研机构、文化单位和企业，建设较为系统的中华文明知识库，把重要概念、历史背景、典章制度、审美范畴和当代表达整理成可被机器学习 and 人工校验共同使用的材料。在 AI 应用中，应明确禁止强化文化刻板印象、歪曲历史事实和规避数据安全审查。更合适的模式是人机协同：AI 承担资料整理、初步翻译和格式处理，人类创作者负责价值判断、语境调整和审美把关。

第四，建设生态驱动的出海模式。中国数字文化的全球传播不能长期依赖单一作品偶然走红，而应建设由技术、平台、内容、社群和商业模式共同支撑的传播生态。在技术自主方面，要继续投入游戏引擎、视频制作工具、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字资产管理等底层能力，降低对外部技术体系的依赖。在平台建设方面，应支持本土平台国际化，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前提下，探索更适合中国文化表达的推荐方式。在用户社群方面，可以鼓励海外青年使用翻译、剪辑、绘图和二次创作工具参与文化再生产。这样可以把中国文化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变为“可参与的内容”，也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海外传播关系。

算法剩余价值说明，资本占有逻辑已经进入数字文化传播领域。它给中国数字文化出海带来了规模化传播机会，也带来了叙事权削弱、文化内涵稀释、技术转译失真和合规成本上升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不能只靠优化标题、追逐热点或适应平台算法，还要看到算法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价值取向。中国数字文化出海需要在算法治理、文化安全、AI 伦理和传播生态建设上持续发力。只有在效率和价值、全球传播和文化主体性之间保持平衡，中国数字文化才能不只是“走出去”，还能够在海外被较为准确地理解、讨论和接受。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4.

[3] 林仲轩，支庭荣. 中国数字文化出海发展报告（2024 ~ 2025）.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4] 胡正荣. 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智文化传播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5] [美] 凯西·奥尼尔. 算法霸权：数学杀伤性武器的威胁 [M]. 马青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 解学芳，韩慧慧. 数字文化产业 AIGC 模式治理：“算法污染”与善治路径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01).

[7] 程曼丽. 数字文化出海：机遇与挑战 [J]. 新闻与写作，2025，(07).

[8] Elena Abrusci.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Algorithms on Misinformation and Cross-Border Cultural Security [J]. Journa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2025, 12(1).